



# 月牙泉畔

□ 田建中

“摘来天上半弯月，化作人间一眼泉。”这句诗，就是为敦煌而作的。

我们一路向西，火车窗外的景致，也由绵延的绿，渐渐过渡成一种坦荡的、含着土黄的颜色。及至下了车，一脚踏上敦煌的土地，那风便不同了，虽是秋日，却带着阳光晒透后的干爽与细软，拂在脸上，是恰到好处

的凉，竟把旅途的困顿也扫去了几分。  
还未见着泉，先已望见了山。那山，全然不是那般披着绿裳的、峭拔的样子，它只是由着性子，舒舒展展地卧着，一身纯粹的金黄，线条圆润而柔和，像一头沉睡巨兽的脊背，在蓝得透亮的天幕下，散发

沐浴的乐园。”

我笑着，抬手擦去额角沁出的细汗，举起胸前的相机。从取景框里望出去，那山、那泉、那树，还有身边已然长大的儿子专注记录的身影，都笼在一层金辉里。我轻轻按下快门，心里想着，这“咔嚓”一声，收进去的，不单是这天地间的奇景，更是此刻满溢心头的欣慰、温柔与难得的团圆之意。孩子离家求学，这样的相伴出游，于我们而言，已是愈发珍贵的时光。

既然到了鸣沙山，不听听它的“鸣唱”，总是憾事。我们脱了鞋袜，赤了脚，去亲近这沙。沙粒极细，带着日头落下后还未散尽的余温，熨帖地摩挲着脚底，一种微痒而舒畅的感觉，立刻从脚心传遍了全身。儿子年轻，脚力健，几步就冲到了前头，又回头笑着等我们。踩在沙上，软软的，陷下去一个小小的窝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这竟是一种久违了的、无拘无束的快乐。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，向着山脊攀去。爬山是费力的，进一步，往往要滑下半步，但谁也不觉得累。愈往上，风愈大些，带着清冽的沙土气息。登顶的那一刻，眼前真是豁然开朗了！目之所及，是无垠的

沙的海洋，一层层柔和的波纹，是风这位无形雕塑家留下的杰作。而那湾月牙泉，便成了这金色海洋中最璀璨的碧色宝石，静静地，像一只含情脉脉的眸子，望着岁月长河里的沧桑变迁。儿子张开双臂，迎着风，深深吸了口气，背影里是青年人特有的、对广阔世界的向往。天地浩大，此刻站在这沙山之颠，我们感受着这大自然神奇造化所带来的心旷神怡与自由洒脱。

若要更深地体会这大漠的脉动，便不能不提沙海的舟楫——骆驼了。那些高大的生灵，披着棕黄的毛，眼神温顺。儿子饶有兴致地观察着，还跟骆驼人聊了几句骆驼的习性。驼队缓缓前行，颈下的铜铃“叮当、叮当”，响得慢条斯理，与这大漠的节奏竟是那般契合。

坐在两个驼峰之间，随着它沉稳的步伐一摇一晃，看着它宽厚的蹄掌在流沙中踏出深深的印痕，心中忽然生出许多感慨。这“沙漠之舟”，千百年来，就是这样负重前行，驮着丝绸、瓷器、信仰与文明，一步步走过死亡的瀚海，成为人类走向更远地方的忠实伙伴。它不言不语，却承载了太多的故事。它走得慢，却一步一个脚印，无比坚实。我回头看看儿子，他正举着手机，认真地拍摄着驼队前行的画面，或许这景象，也会成为他未来行走世界时的一份独特记忆。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启示？

在这广漠中，沉稳的骆驼给予行人的，不仅是一段路程的承载，更是一种“走下去”的信念。

当夕阳的最后一抹金辉恋恋不舍地从沙山顶上褪去，夜幕便像一块深蓝色的巨大丝绒，轻轻笼罩下来。而一场别开生面的星空演唱活动，就在这沙海之中拉开了帷幕。古老的月牙泉，成了最奇幻、最瑰丽的舞台背景。歌声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，空灵而富有力量。我们挨着坐在温热的沙子上，禁不住跟着那节奏轻轻摇摆，享受这样一个两代人共处的温馨之晚。

夕阳的余晖早已散尽，夜凉渐生，但那份由星空、音乐和家人共同酿造的甜蜜，却在胸膛间愈发浓烈。四周是游人的笑语，远处仍有点点灯火与歌声，晚风轻柔地吹着。我们并肩坐着，只是坐着，便觉无比的安宁、团圆。这山湖静好、岁月温良的时刻，叫人心底不由得生出满满的感恩。是啊，世间最美的风景，究竟是什么？或许，并非那奇崛的山川，也非那浩荡的湖海，而正是像此刻，孩子长大了，还能陪在身边，一起被这天地间的温柔静静包裹，慢慢地、细细地品享这份悠然、踏实与安康静好。

那半弯天上的月，终是落在了人间，成了沙漠里一眼不涸的泉，也映照着一份历经岁月而愈发清澈的温情。

## 菜园子

□ 李文丽

1990年我刚结婚时，我们家种着几十亩庄稼，有个菜园子，园子里种着各种果树，还养着牛、喂着猪、鸡和狗。

大人们每天忙着侍弄庄稼、忙活着家务，孩子们上学，家里永远都是说话声、笑声、碗筷的碰撞声，以及牛、猪、鸡、狗的嘈杂声，把小小的简陋院落填补得一点儿缝隙也不剩。

原以为一家人在一起，日子就会这样平淡、快乐地过着。没想到2005年丈夫意外发生车祸失去了半条腿。为了不让家里的经济状况陷入困境，我也慢慢走出家门走上了打工之路。

再后来，孩子们也一个个上学、工作，像鸟儿一样飞离了老家。勤劳善良的老公公也因病离开了这个家，而安上了假肢，行动方便了

的丈夫，便又开始去附近帮亲戚们看工地，家里就剩下了婆婆一个人。

这些年来，婆婆不但守着这个家，还一直给我们照看菜园子。

菜园子就在我们房子外头，不大，却被婆婆收拾得齐齐整整。畦是畦，垄是垄，没有一根多余的杂草。除了冬天大地封冻，一年春、夏、秋三季，菜园子里总是有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

后来，家里也装上了摄像头。我们这些不在家的人，忙完了一天

的工作，总要点开看看婆婆在干什么。一会儿在擦玻璃上的灰尘，一会儿又拿扫把扫院子，一会儿又提着水桶去浇菜苗苗……屏幕那头的婆婆，每天都像是有忙不完的话。

门口的花儿开了一拨又一拨，菜园子里的菜吃了一茬又一茬。婆婆在菜园子里栽苗、锄草、捉虫、施肥、打杈，总是有着干不完的话。

她的动作不疾不徐，带着一种老一辈人特有的、与土地打交道的耐心和沉稳。

这园子里的每一片绿，每一粒果实，都是她用时光和汗水精心侍弄出来的。

春天，菜园子最早冒头头的韭菜、小葱。接着，菠菜、小油菜也绿茵茵地出来了；接着夏天来了，菜园子开始了最热闹的时候：黄瓜顶着黄花，豆角架扯起了藤蔓，西红柿由青转红，像挂起了一盏盏小灯笼；茼蒿散发着独特的香味，茄子紫莹莹的，辣椒红的绿的……等到园子里的桃子、杏子、李子都熟了，婆婆便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戚，大家吃了都说好吃。

到了秋天，大白菜开始包心，萝卜半截身子埋在土里，露出青白的头，胡萝卜的秧子碧绿茂盛，遮盖住了大片的土地。田埂上站着一排排结着玉米的玉米秆，上

面缠绕着开得正艳的牵牛花。婆婆侍弄着这些蔬菜，像侍弄儿孙一样的精心。

逢年过节我们回家，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园子里的一片蓬勃。饭桌上，永远是园子里现摘的菜。清炒的油菜碧绿，凉拌的黄瓜爽脆，西红柿炒鸡蛋、辣椒拌豆角，那鲜香汤汁儿能拌两大碗干面。冬天的饭桌上，总有婆婆做的脆脆的萝卜干、糖醋蒜、腌黄瓜、酸白菜和泡椒，以及罐头瓶子里装着的辣椒酱。

我们吃得越香，婆婆就越高兴。只是，看她那粗糙的双手，弯曲的腰身，越来越不太灵便的腿脚，便劝她不要太过操劳，少种点菜，多出去转转多休养休养。

婆婆说：“土地就是东西的，让它闲着就会长草，还不如让它长点有用的东西出来。人也是一样的，忙起来心里头才踏实。再说了，种这点菜也不费啥劲。”

我去园子里摘菜，指尖触到那湿润的泥土和清凉的叶片，心里便感到一种异常的亲切。这菜园子早已不单是几畦菜，它是婆婆的岁月，是她对儿孙们扯不断的牵挂。

婆婆用瘦弱的肩膀，为我们撑起这一小片丰衣足食的天地，我们在外头奔波，尝遍了各式各样的饭菜，却总觉得，哪一盘青菜也比不上婆婆菜园子里那些太阳味儿十足的时令蔬菜。

在我们这个家里，因了婆婆的守候，无论我们走得多远，心里总有一条温暖、柔软的情感纽带牵着。

## 漫笔甘谷美食

□ 犁 芜

二十多年了，我似乎始终没能读懂甘谷，就像我没能读懂无论寒暑都要面对一碗浆水。

春夏秋冬，无论何时抵达，尽管车马劳顿，但是一碗浆水，真能洗去一路的疲倦。

秦岭以西乌鞘岭以东的关中陇东一带，浆水是老百姓每天必不可少的饭食之一，而这些年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。夕阳西下，炆浆水的“滋啦”声，便从各家各户、各条巷子里此起彼伏传出来，百家不同菜，十里一浆水。一盆清清汤汤的浆水，经葱姜蒜在油锅里点爆，浆水里的清香和醇绵一下被激活……我们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，正是用各种普普通通的食物，进行着一

次次的风味聚合裂变，那弥漫在大街小巷里的清香，抚慰着每一颗劳顿的心。吃浆水面少不了辣椒，而甘谷人对辣椒的喜爱更是到了极致，一日三餐，无辣不菜。炒菜时红辣椒丝炆锅，临出锅时还要放点绿辣椒。一桌子菜，无论做多少，盘盘有辣椒。吃浆水面时，调上红红的油泼辣子，再炒一盘辣椒。有时把辣椒切成很细的丝丝，拌凉菜和做汤时调个花花。这里的人们把辣椒融入日常，更融入了灵魂。

嘴里的辣味久久不散，那就来一杯罐罐茶换个口味。守着火炉，用一个小茶罐罐熬茶，茶罐小到喝三四口水就没了，这正是其中的奥妙。那种很苦的茶

叶，放半把就几乎塞满了罐罐，然后加满水煮，不到两三分钟水就开了，茶叶里的精华尽融水中。这样熬出来的茶是很苦的，越熬越苦，把熬好的茶倒入一个茶杯里，再加入白砂糖，一口一口慢慢品，解乏又提神。把它煮得苦苦的，再用糖调甜，这正是罐罐茶的妙处——这里藏着生活的智慧，太苦了，你才能感到甜的不一

般，苦是用来衬托甜的，苦的尽头就是甜，苦和甜对立统一相互转化。罐罐茶就着馍馍吃就是一顿不错的早餐。馍馍还是那么瓷实，泡到汤里沉沉的，不会像棉絮般散开。蒸馍馍时却希望裂得像花一样，寓意日子越来越好，连馒头都咧开嘴角。而酥圈圈则是入口即化，酥麻香甜。做酥圈圈时，面粉里要掺入猪油、植物油、花椒、碱面、鸡蛋、食盐等，接着就不停地揉搓和醒发，直至各种分子互相融合，融为一体。烧烤的方式也十分讲究，要掌握火候，外脆里酥、通体金黄、香脆可口。相传，酥圈圈的创始人是清朝一个叫王玘玖的甘谷人，久而久之，人们把他叫成了王月亮，增添了几分诗意。试想，皓月当空的夜晚，一个叫王月亮的人挽起袖子在做面点，已经烧烤好了的酥圈圈码了一摞摞，是天上的月牙勾住了人间的酥圈圈，还是地上的酥圈圈套住了当空的圆月亮，这一切浪漫都被揉进了面点里……

## 站在长城脚下

□ 张连菊

站在长城脚下  
觉得自己特别渺小  
听猎猎的北风说着的话  
听细细的秋雨说着的话  
听嘶哑的二胡说着的话  
听小野花和小麻雀说着的话

故事绕啊绕  
绕不开厚重的家国情怀  
草丛绿呀绿  
向着戈壁大漠扎根突围

站在长城脚下  
觉得自己特别富足  
有边塞诗昂扬的血脉  
有坚守和平的信仰  
有寸寸山河寸寸热血的豪情

如今，长城内外都是我的家  
明月还认得那阕荒芜吗？  
但见朝阳把头又抬高了一寸

## 风衔着雪的气息(外一首)

□ 翼 华

不融的雪山  
是一部巨大的空调  
风衔着雪的气息  
吹动蒲扇似的草叶  
天空有一团云  
就有雨水  
躺在凉爽的草地  
仰望天空的鹰  
像一叶小舟  
在蓝蓝的海水上漂浮  
不再燥热的心  
像一泓沉静的海子  
或者像一朵风中的格桑花  
在风中摇曳

傍晚

草原的傍晚是恬静的  
金黄的晖光笼罩着帐篷  
白的羊群和黑的牦牛  
像两片分明的湖泊  
飘在草尖  
两只撒欢的牛犊  
招惹着不理不睬的藏獒  
晚归的红腹红尾鸢  
落在我的肩头  
好像闻了闻我的气味  
又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 
噢！我不是牧羊人  
只是依恋草原的过客



百花

第 3355 期

霜树繁篱

〔油 画〕

王宛宁 作

## 山乡银杏黄

□ 唐筱毅

摸，细腻得像母亲纳鞋底的细布。

村东头的那棵 tree 最老，树干上全是裂纹，有的地方还长了青苔，可枝丫上的叶子照样旺得很。听村里的老人说，这些树还是小树苗的时候，山这边还没有人家呢。

田埂边的银杏就随意多了，歪着身子站在那儿，枝丫伸到稻田里，像是在和稻穗说悄悄话。稻子已经黄了，和银杏的金黄连在一起。农人们扛着锄头从树下走过时，叶子的影子就落在他们汗津津的脸上。

这时候的山乡最热闹。城里来的游客背着包，举着相机在树下转来转去，有的蹲在落叶堆里拍照，有的仰着头看叶子，不停赞叹“真好看”。专业搞摄影的人最忙，早就扛着相机蹲在树底下，等阳光正好的时候按下快门，连额头上的汗都顾不得擦。孩子们最开心，捡着金黄的叶子当小扇子，

或者把叶子铺在地上拼图案，笑声惊飞了树上的小麻雀。

母亲也爱这银杏。她会捡些完整的叶子回家，夹在旧书本里。还会摘些银杏果，洗干净了煮在粥里，味道有点苦，却越嚼越香。小时候我总跟着她在树下捡叶子，她的手拂过落叶时，会告诉我哪棵树结的果子最饱满，哪片叶子的纹路最清晰。那些日子，连风里都裹着银杏和粥的香气。

风又起了，满树金黄晃动。落叶像雪，慢慢铺在地上，踩上去软软的，发出咯吱的声响。远处传来游客的笑声，还有农人们的吆喝声，都被这银杏的光裹着，暖融融的。

这山乡的银杏啊，哪里只是风景。它是阳光的颜色，是母亲的味道，是岁月留在山里的印记。站在树下，看叶子飘，听风声响，连时光都慢了下来，把最暖的秋意，都藏在了这满树金